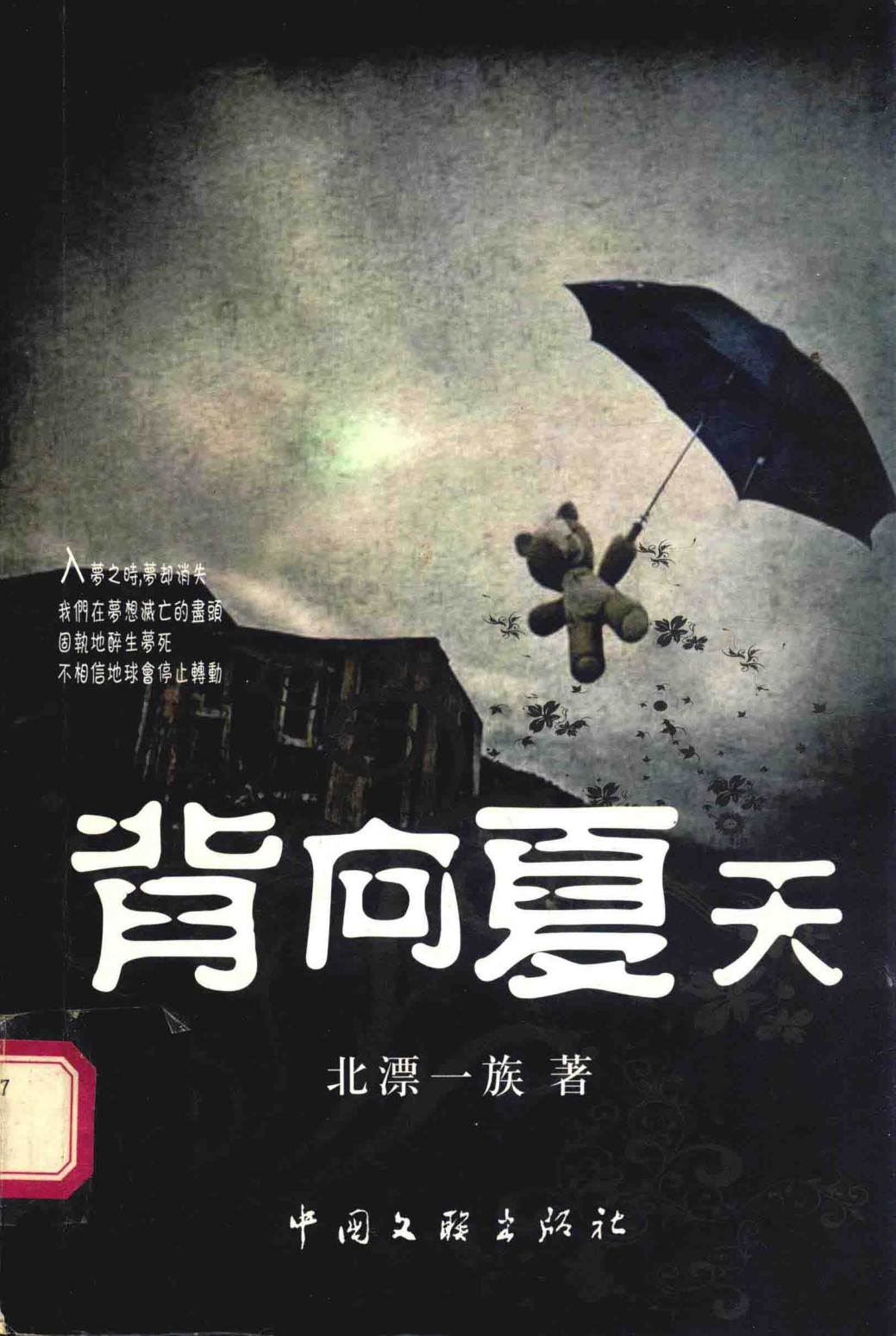




入夢之時,夢却消失
我們在夢想滅亡的盡頭
固執地醉生夢死
不相信地球會停止轉動

背向夏天

北漂一族 著

中國文联出版社

背向夏天

郑文阳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背向夏天/郑文阳 著. 李桂英 主编—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8. 5

(晨雨文集)

ISBN 978-7-5059-581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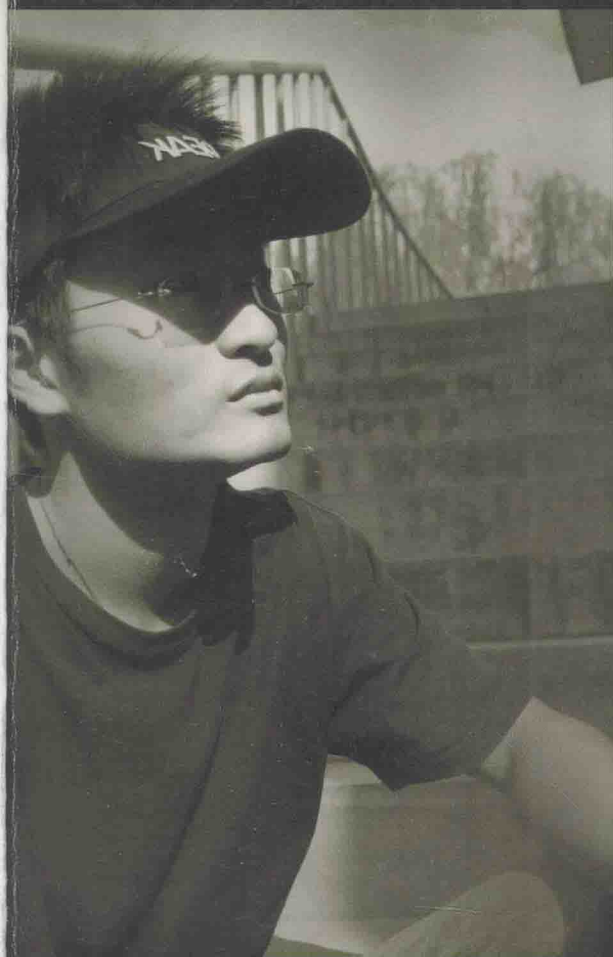
I. 趣… II. 郑… III. 文学-中国--选集 IV. G64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006718号

书 名	背向夏天
作 者	郑文阳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者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樊光裕
责任监印	杨 旭
责任校对	贾 华
版式设计	阳 光
封面设计	羊 佳
印 刷	北京鑫海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mm×1194mm 1/32
印 张	6
字 数	14千字
出版时间	2008年5月第1版
印刷时间	2008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59-5810-4
定 价	22元

我看见梦想在奋力冲撞

青春的那当口



姓名：郑文阳
笔名：北漂一族
职业：学生
血型：B型
星座：双鱼座



出生地：福建省泉州市洛江区
出生日期：八十年代后
现居地址：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新二号楼
网络博客地址：http://blog.163.com/zwy_fj/



謝謝你的愛
99
回忆你的愛

说再见 别说永远
再见不会是永远
说爱我 别说承诺
爱我不需要承诺
不后退就让他心碎
宁愿孤独的滋味
不被了解的人最可悲
反正爱不爱都有罪
要走也要擦干眼泪
别问爱过多少人在一起的人
只问爱你有几分
别问太多的伤痕
如果不懂伤有多深
别问最爱我的人
伤我有多深
现实总是太残忍
我早已付出了灵魂
ou Diana
最爱我的人



背向夏天

QQ1: 315547804
QQ2: 290029585

四年前,每个人脑中
象牙塔,繁华如梦

— 斗兽场上的音乐会

摘录：歌声响在周嘉萱的耳边，而她却分明的感觉到这歌声中的忧伤和绝望，像是从她心底中央呼喊而出一般，疼痛一阵又一阵地袭来，泪水忍不住涌上眼眶。她真想一下子抱紧贝枫，替她分担埋藏在心底的所有不愿说出口的忧伤。这孩子太委屈了。

阴霾的天空底下，一座独特的城市藏在黑雾浓密的冷冬里，偶尔见到的一两次太阳，依然无法驱除整个冷冬的冰寒。

我们宿舍四个人，每夜每夜蜷缩在潮湿得发了霉的新被子里，然后习惯性的在半夜辗转反侧。

我依旧打扮得像中学时代一样，一件短袖T恤，外加一件敞开的外套，走在校园路上，冷得握紧的拳头都在发疼。舍友在这个时候，总能很合时宜的加上一句：“狗日的，太阳再不出来，老子要跟被子一起发毛了。”

后来，他的这句话成了他的口头禅。

再后来，夏天就来了。

这座城市是没有春天的，就像是在北极圈找不到企鹅一样。

然后夏天一到，小K每每中午放学，都会在草丛里寻声抓回几只绿色的肥知了，在阳光底下拔掉它们的翅膀，然后放到他引以为荣的特大号放大镜下面。几秒钟功夫，地上就只剩几块冒烟的黑炭。

多少个热气腾腾的深夜，总能在学校新修起的湖里听到男同胞们嬉水的声音。这种赤裸裸的奔放，时刻散发着新时期大学生的骄傲。

白天，女孩子们穿着薄薄的超短裙在校园里走着，男孩子则跟在后面，眼睛快要掉出来的不断瞄着。晚上，两两瞎晃悠的情侣，早就开始了新一轮的隐秘藏身之所之争。当然，大部分的还是选择了学校后山的野竹林。

我叫流氓乞丐，20岁，我所在的大学是一所全国著名的综合性高校。对比其他兄弟院校，我们的校园很大，像迷宫一样的



校园让初次进来的人都要迷路,很美,像欧洲的旅游圣地,却很普通,很俗气,不外乎是一些浓密的大树,加上一两个水波荡漾的湖,几个名字附庸风雅的亭子,几排刚好两个人坐的椅子,几条蜿蜒伸向山上的幽幽小径。

就在这样一所富有情调的校园里面,每年都有一些新鲜奇怪,轰动整个校园,甚至是教育界的荒唐怪事发生。

今年,位列排行榜之首的新鲜事已悄悄拉开序幕。

斗兽场的演唱会在太阳完全下山之前是不可能开始的。这是学校历届所有乐团一成不变的惯例。

两年以后,我为这种惯例找到了一个类似的比喻,叫做死亡前先买单。多少次,报纸上报道说,XX 医院又因病人不能先交纳医疗费而让病人错失救亡时机白白葬送生命。我常恶毒的相信,相信这些救亡前要先买单的医院负责人,总有一天会被天上掉下来的钞票砸成早年痴呆。

颖盈今天特意把头发盘上头顶,裸露出光滑的颈项,穿一条细吊带连身裙,衣料单薄如纱,胸部坚挺,穿上这条裙子,配上一双银白色的高跟鞋,美好的线条把她玲珑的身材勾勒得无比的性感。看着放在床沿准备在演唱会上送给贝枫的礼物,颖盈的脸上流露出了一丝胜利的笑容。

贝枫是地心狼乐团的团长,高大威武英俊。一米八五的个头,宽阔结实的肩膀,蓄意留长的黑发,随着潇洒的步姿飘晃在叛逆而又忧郁的脸庞上。帅气的外表被无数的女生所痴狂。今天晚上的演唱会是地心狼乐团每年开学初例行的演出。

这也是我在这所大学里第 N 回到斗兽场。

颖盈是这座城市药业集团陈总的独生女。从小娇生惯养,只要她认定想要的就一定要得到,即使得不到别人也休想得到。这次,她认定贝枫是专属她个人所有。

斗兽场本名叫克莱亚音乐广场,并不是学生挑衅公牛的地方,因着那几根雕刻着欧式花斑的围柱,加上台阶式的半椭圆型看台,整体看起来像西班牙斗牛士的职业场所,而被学生冠名。

圆柱上涂满灰暗色的颜料,在余辉斜照下显得分外的颓败,像被蹂躏过的少女凌乱不堪的模样。

夏半年的校园里,白皙的人群像蒸笼里的大白馍,只不过高温持续不散,蒸得这馍油多汗臭。等到人潮拥挤得被揩油都难以知道是哪个色鬼,香水味汗臭味搅和在一起分不清谁的汗臭更浓的时候,天终于黑了。

演唱会要开始了。

离舞台最近的一排坐的是学院的老师和部分学校领导。颖盈凭借特殊家庭背景也被安排在第一排座位上。正当她低头翻看精致的礼盒时,全场突然尖叫起来。欢叫声口哨声顿时灌充双耳。颖盈的心跳立刻加速,扑通扑通的脸也热了起来。她知道她的白马王子入场了。

团长贝枫走在最前面,然后是架子鼓鼓手依馨,贝司手康桀,吉他手卓智。四人一走到舞台,舞台灯光马上暗了下来,看台又响起一阵狂热的尖叫。伴随电子吉他声与贝斯、架子鼓扣人心弦的混响声,贝枫嘶哑的嗓音在斗兽场的中央扩散开来。

《爱情掉了线》

一直觉得
自己是站在爱情之外观看爱情的
因此 能够将它把握得很准很准

有一天 爱情真的降临了
想把它牢牢抓在手中
却发觉 很累很累
于是 不得不无助的松开双手
让它如同断了线的气球越飞越远
而自己
只能呆滞的站在原地
忧伤眼望它的远行



直到猛回头 发觉手中的手早已抽走那一刻
才惋惜 爱情在现实面前总显得苍白无力
往后的日子
便习惯孤单的走在生活里
握着手中的空气
如同握住她的手

直到猛回头 发觉手中的手早已抽走那一刻
才惋惜 爱情在现实面前总显得苍白无力
往后的日子
便习惯孤单的走在生活里
握着手中的空气
如同握住她的手

坐在舞台最前排的颖盈旁边的，是同样打扮得很迷人的女班导周嘉萱，胸前吊着贝枫送给她的天使铂金吊坠，高雅的打扮和颖盈性感的穿着在舞台灯光下显得格外突出。贝枫的歌声一停下来，周嘉萱忘记自己是老师的身份，和众人一样激动着欢叫得手舞足蹈。

周嘉萱不得不承认，贝枫的歌声是那么的有吸引力，深深的勾走了她夜夜孤独的灵魂。

贝枫停下歌声，洋溢在脸上的青春气息，在笑容里丝丝可见。他看着台下这群嗷嗷待哺的孩子，心底的暖意像碧波一样，荡漾开来。

“刚才唱的是我们的新作爱情掉了线”。贝枫喘着粗气，抹掉额头粘湿头发的汗水，继续说，“我们希望有更多的新作品，能献给一直以来不断支持我们地心狼乐团的你们，感谢你们的支持！下面再为大家献上一首描写青春苦涩爱恋的作品，我的爱人她在卡西园。卡西园指代的是遥远的远方的意思，男主人公站在小城的山岗上，遥望心爱人的方向，只剩满眼的黄昏。”

《我的爱人她在卡西园》

秋风阵阵吹乱我心田
我的爱人她在卡西园
我登上小城高高的山岗望
望不到我心上人的容颜

我等她在这思念的边沿
我的爱人她在卡西园
好久没有她的音讯
马上就是又一个秋天

我还记得那句美好的誓言
我忘不了那个明媚的春天
我仍旧像以前那样歌唱
你在卡西园听不听得见

不知我那么多情书你有没有收藏
我想时间已经将它们陈酿的发黄
你还记不记得那些夜晚
给你写情书的那双手多么紧张

那才是我一生最美好的时光
那短短的一瞬间我一辈子难忘
那时的我就是一条困在情网的鱼
睁眼闭眼全是你的模样

那个夜晚月色如水一样凉
你在草地上 我在你身旁
那晚上是一个失眠的夜
懂我心思的只有星星和月



时间催散了我们所有的人
催不动我那颗依然爱你的心
小城的天空总是那么多阴霾
你那边可有漫天的尘埃

我苦等在思念的边沿
怀里揣着那句古老的誓言
多少个夜里故人入我的梦乡
梦见我的爱人她就在我的眼前

我望着镜中表情的木然
我的爱人她在卡西园
我想再给她写一封长信
提起笔却已经无言

我想再给她写一封长信
提起笔却已经无言

贝枫脸上所流露出的苦涩,交织着心底莫名的思念,合着看台上一张又一张青春的泪脸,忧伤久久弥留在斗兽场上空。

歌声响在周嘉萱的耳边,而她却分明的感觉到这歌声中的忧伤和绝望,像是从她心底中央呼喊而出一般,疼痛一阵又一阵地袭来,泪水忍不住涌上眼眶。她真想一下子抱紧贝枫,替她分担埋藏在心底的所有不愿说出口的忧伤。这孩子太委屈了。

高潮部分刚结束,颖盈激动得从座位上“嚯”一下站起来,抱着精致的盒子冲上了舞台。

颖盈的出现着实吓了贝枫一跳。贝枫打死也不知道,眼前这位美貌出众的性感女郎,就是风靡校园的“女魔党”首领。台下的忧伤变成了杂乱的尖叫,叫声一浪高过一浪,戏弄的口哨声,也从椭圆型看台的各个方向不断传来。

下午打扮时,颖盈一心只想着如何让贝枫看到她的第一眼就

砰然心动，而忘了去想她的衣服在舞台强光下会不会失去它的遮羞效果。兴奋的她，此时正好站在贝枫面前的灯光前。强烈的白炽灯光照在她凹凸有致的曲线上，从看台望过去，那件单薄的丝质衣服有如不存在一样，整个胴体的背面都显露在众人面前。

贝枫看着眼前这位紧抱着盒子，大胆暴露的时尚陌生女孩，如珠子落地般砰砰乱响的心跳，让他感觉空气压抑得透不过气。颖盈趁贝枫不好意思的接过盒子的间隙，迅速的吻住贝枫说“谢谢”的嘴。棉花糖般的温唇，堵住了贝枫运转的思绪，时间似乎停在这空白的混杂声和周嘉萱惊愕的表情之中。

轻飘飘的美妙让贝枫感觉天旋地转，整个脑子灌满混沌的怪异。

还是卓智的咳嗽，把他带回到现实难以处理的尴尬局面中。贝枫不知所措地推开颖盈，却没有想到她转身握住话筒，大声喊出一句：“这个男人归我了！”

贝枫庆幸的是，他的头发遮住了大半张红脸，观众看不到他难堪的僵硬表情。也幸好，康桀帮他解围了。

“这个男人，”他拍了拍贝枫的肩膀，停顿一下说，“归我。”

“这个男人，也归我”。卓智趁机顺水推舟，转移观众的注意力。

然后，整个看台的观众爆笑如雷。

音乐继续，台下的热情只增不减。

唱完最后一首歌时，贝枫已经精疲力竭。康桀、卓智还有依馨，汗流浹背地相互会意笑了笑。

开演唱会，其实也是挺辛苦的。

演唱会结束后，大伙忙了好一阵，才把要签名的人打发走。收场的时候已经是深夜。卓智打趣说：“贝枫，颖盈的感觉怎么样？！”

“什么感觉怎么样，哪个是颖盈，不认识”。贝枫知道卓智又开始卖“江湖药”套他的话，故意不理睬，一旁收拾音响去了。

全世界就只有我们可怜的贝枫同志不知道演唱会上吻他的人是谁。康桀好像在挖苦，又像是在叹息。“不过说真的，还坚持



蛮久的，你们说呢。”

卓智拍了拍脑门。“盒子，颖盈送的盒子，我差点给忘了。”说话的语气，臭屁得好像颖盈的盒子是送给他的一样。

卓智翻找半天，终于找出颖盈一直紧抱胸前的宝贝盒子，打开一看，不禁“扑哧”一声，笑得前俯后仰。

康桀很不耐烦的看着卓智笑蹲在地上的表情，就像窝屎窝不出来一样憋得满脸通红。自己走近一看，不由自主的也跟着康桀一起表演窝屎表情了。

在一旁的依馨实在看不下他们两人笑过头的难看模样，开腔道：“看你们笑成个猴屁股样的，真丑！”

卓智把盒子往依馨的方向递过来，示意她自己看。

贝枫和依馨两头雾水的同时凑近身子。

“哇哈哈——”

依馨在看见盒子的瞬间也变成了如厕“难产”之人，而贝枫则以他从没有过的敏捷动作，迅速的抢过盒子，盖上盒盖。

盒子里竟然是一条丝绸式的，粉红色，男式三角内裤。内裤前面秀了一只毛茸茸，展翅欲飞的小鸟，后面绣着贝枫专用四个字。

“啊哈哈——”

卓智刚稳住气息，一想到盒子里的内裤忍不住又暴笑起来。

“贝枫专用，嗯——不错。”康桀搭住贝枫的肩膀，用挑衅的语气重复了看到的四个字。

贝枫肯定发火了，背起吉他转身就走。

康桀见状拉了拉卓智的衣服，三人在后面偷笑着，跟着走向停车场。

这是个卧虎藏龙的校园。

一直以来，校园里流传着一个，让贝枫听起来感觉很荒诞的，关于乐队的诅咒。那就是，校园里一直以来都存在着两支乐队，一支在明，一支在暗，两支乐队从来势不两立。但到目前为止，传言也只是传言，贝枫还没有真正见识过这支没有露面的神秘乐队。

不过，很快。这支神秘乐队的主角出现了。

二 深夜色劫

摘录：突然，眼前的路面消失了，车子腾空而起，车轮在空气中发出响脆的转动声。

顾雷看着下方倾斜而下的台阶，双手死死抓住手机车把手。时间在这几秒钟停在与死神较量的飘忽状态中。

那晚，倾轴乐队的小K也去观看了斗兽场的音乐会。不过，场面火爆归火爆，他依旧很是不屑地心狼的演唱风格，整天就知道啼啼哭哭，没有突出鲜明的个性，没有胆大的超越前人风格，没有表达出时代的呐喊，无法代表我们这代人内心深处的孤独和彷徨，太落伍了。

小K的情感路线就像这个季节的轻风，没有来时的方向，也找不到停歇的港湾。倒不是他花心，而是自从他的第一个女朋友背叛了他以后，他偏激的认为，感情只不过是一场随意的口头游戏。在这个世上，没有谁离不开谁。曾经那些面向天空发下的誓言，到最后，只不过像出水的泡沫，终究化成乌有。所以，他一直以来就这样，以玩世不恭的态度和身边不认识的人调侃。可是，连顾雷都知道，逃避只会一点一点的撕裂原有的伤口，然后带给自己更深的疼痛，他这是在自残。

据不完全统计，那天晚上，他一共和十七个女生搭讪，但最后没有一个人愿意留给他联系方式。回来以后，小K琢磨了很久。最后的结论是，那群小女生读书读傻了，一看到发型夸张，穿着破烂，言行举止都具有相当浓厚的时代特征的男生，都以为是社会上混进来的流氓痞子。早知道就不应该跟她们进行思想交流，浪费时间。

继音乐会以后的一星期，小K在倾轴乐队其他成员顾雷，石头，Lomy的面前，总问些让他们浑身起疙瘩的奇怪问题。每次在“耗子窝”，他都要趴在沙发上，猥亵的把靠枕压在身子底下，然后很认真的问。

“你们说我在这个世上还可以再活几天？”



“两万年？”

“一万年？”

“还是只剩半米之遥。”

“如果是只剩半米，说不定我等下出耗子窝横穿马路的时候，突然背后传来一个尖锐的紧急刹车，啪，一声，在我还没来得及做出这个世纪最伟大的思考之前，就已经被轻飘飘的撞飞，然后血肉模糊的躺倒在地上，嘴里不断冒出血水，再绅士般的留给人间我的最后一个帅气笑容，接着脑袋一歪，挂了。”

“我说小K，我见过头脑有问题的，但是没有见过像你这么有问题的。哪有人整天诅咒自己。你的神经线是不是接到广播线了。还有，你能不能别那么恶心，每天大清早的都要挤一嘴巴的唾沫。再说了，凭你那五大三粗的身材，是不可能被轻飘飘的撞飞，人家瞎眼的司机撞上你，那可叫车子损失惨重。”

“就是，恶心死了。”Lomy附和着顾雷的话。“而且一脸的色相。”

“我哪能比得上某某人，一看到帅哥，你们可是没看见，那个口水呀，叫止也止不住。”

“你说谁呢。”Lomy这母老虎，一旦发威起来就会随便就近抓个扫把。

她要是真动手，绝对不会输给小K。这是顾雷和石头私下达成的一致意见。

“小K，你说话可得小心点，Lomy不是那么好惹的，小心她把你强奸了。”石头也在一旁推波助澜。

“强奸他？！你们太看得起我了。我可没那个胆量，都不知道他多少天上厕所没带草纸了。”

“对了，小K，你那天在教学楼门口主动跟人家搭讪的那个漂亮女孩子叫什么来着，打听到了没有？！”

“哪个女孩子，堂堂一表人才的我，何时主动跟哪个女孩子搭讪了，可别乱说。”小K顿了顿，继续说。“我就想明白了，为什么你们总喜欢把人家主动跟我搭讪说成是我主动跟人家搭讪呢，你们不知道这样有失我的处男风范吗？”

“别在那唧唧歪歪的假装了，你那天晚上吃完饭回来，半路

想上厕所，憋得满脸通红的，走起路来两条腿夹得紧紧的像个女人，还时不时用手用力压紧屁股两边，辅助控制一下局势，你那搭讪方式可真叫经典。”石头知道，小 K 又开始要瞎吹了，便半讽刺小 K 的问道。

“来来来，我给大家再示范一次。”Lomy 到现在对小 K 的那段经典对话还念念不忘。只要一有人提起来，她就非要重新演示一遍。

“同学同学，你袋子里提的是什么？”

哇靠，是人都知道那个女孩子手里提的是橘子。刚喝过酒的小 K 突然变得很弱智。

“是橘子”。女孩子甜甜的回答。

“同学同学，是这样的，我好几天没有吃过橘子了，你能不能给我几个，然后再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

狂晕，小 K 竟然在憋都快憋不住的情形下，还不忘跟女生搭讪。

顾雷，石头，Lomy 几个人在后面笑得相互拥抱。

因为小 K 要上厕所，石头建议把小 K 辛苦要来的橘子一人几个吃掉。

然后，谁也没等小 K，都径直大摇大摆的走向耗子窝。

“你这一说倒提醒我了，还我橘子来。”

“你真那么想吃橘子？”Lomy 问这话的时候，心底又开始盘算起小 K 了。

“恩。”小 K 迫不及待的想要回他的橘子，就像真的几百年没吃过一样，没想到他已经中了 Lomy 的圈套。

“那行，我现在也很想吃。”Lomy 说这两个字的时候，嘴角已经开始上扬，露出胜利的征兆。“我不仅已经打听到了那个女孩子的名字，而且还知道她经常出没的范围。如果你想知道的话，就乖乖的去买橘子回来贿赂我们，关键是贿赂我。”

“我举手赞同 Lomy 的建议。”石头高兴的说。

“我也赞同。”顾雷也觉得好几天没有吃过橘子，高高举起双手。